

新民晚报

那天陪教研究员沈老师听王老师的课，下课后，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听听沈老师的指教。不料她只字未提上课的情况，只是感慨地说：“王老师，你老了。”

茶歇的时候，她还在介意王老师的衣服颜色黯淡，头发毛糙。我们不禁自我检视起来，然后相视一笑：无不素颜朝天，灰头土脸。大家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沈老师身上：蓝底镶花的丝绸夹袄，紫红色的羊绒披肩，黑色全毛的长裤，高跟尖头的黑色皮鞋，婀娜秀颀；头发微卷，略施粉黛，精致典雅，怎么也看不出年已花甲的老态。

我们总是忙，在学校，忙着备课、上课、批改、个别辅导；在家里，忙着做做饭、打扫、检查孩子功课……

也曾办过美容卡，可已有一年半载没去了；也曾试图改变形象，烫过卷发，可最终不会打理，干脆剪掉；也曾……

“你们知道吗，我曾听到有学生背地里叫他老师为老女人。”沈老师认真地说，“为自己年轻一回，也为学生美丽一点吧。”

我喜欢孩子们直呼我“x姐姐”，祈愿我快退休的时候孩子们唤我“x姥姥”或“x奶奶”，然

生命的典雅姿色

陈美

“老女人”毕竟太毛骨悚然。

曾经读过陈丹燕《上海的金枝玉叶》：美丽的女子郭婉莹（戴西），是老上海著名的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四小姐，曾经锦衣玉食，应有尽有。时代变迁，所有的荣华富贵随风而逝，她经历了丧偶、劳改、受羞辱打骂、一贫如洗……但三十多年的磨难并没有使她心怀怨恨，她依旧美丽、优雅、乐观、始终保持着自尊和骄傲。我似乎看到，在午后的阳光下，她半倚着破旧的藤椅，漫不经心地翻看杂志，脚边的煤球炉上“吱吱”地烤着香喷喷的蛋糕，茶几上的咖啡袅袅地冒着热气……

她一生的经历令人惊奇，令人不禁重新思考：一个人身上的高品质究竟是怎样生成的？

沈老师说，她年轻的时候去安徽农村插队，也要想方设法把上海的“雪花膏”带去，“我不愿意让青春的容颜被艰苦的生活风干”。

生活是一堆碎石头，艺术家就是裁缝。再平凡的料作，也能裁剪成高贵的礼服；我说，太阳还是那太

阳，月亮还是那月亮，只因人的心境不同，照耀出的世界也就别样了。

韩美林说，如果白昼走了留下黑夜，人们将怎样生活？高山走了留下流水，平平地躺在地下的水，也没有石头和悬崖折腾得它上下翻滚水花飞溅，世界还有什么趣味呢？水到处流，石也到处有，就是因为合作得好，形成奇观。合作得好，形成奇观。

“破损”和“补丁”合作得好，就会形成生命的典雅姿色。忙，无可非议；忙而不“忙”“心”，就会站立成一道风景。想一想，我们站在三尺讲台这个人生的舞台上，谁愿意欣赏你的憔悴，你的沧桑？

记得一位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她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且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

跟沈老师告别时，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明天起，我们做‘妖女’。”

拙文《鲜奶小方》发表后，引发一些读者共鸣，大概由此及彼吧，不止一个朋友怂恿我“再写一篇《栗子蛋糕》”；正好近期亲戚里头有人为庆生买过栗子蛋糕，自诩如何如何高级；至于之前提到栗子蛋糕的话题，那就更多了……众说纷纭，似乎把栗子蛋糕看作高档蛋糕的标志了。

有一句话，以前我一直憋在肚子里不方便说，趁着这个节点，思忖唠唠叨叨也无妨——你知道栗子蛋糕是怎么回事吗？之所以有这样不礼貌的“考问”，大致是推测不少人对它的认识，很可能是稀里糊涂的。

不信？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键入“栗子蛋糕”一词“度娘”一下，看看它是告诉你什么：“栗子蛋糕是用蛋白球、栗子酱、鲜奶油膏三种乳制品做成的一道美食，成品细腻，风味肥润而爽口。”其后，它还翔实地罗列制作栗子酱的步骤，什么烤熟、剥壳、煮烂、轧酱、擦酱等。网络上更有人晒出的“栗子蛋糕”的裱花部分撒着栗子碎或干脆四面八方各镶嵌一颗完整或半颗栗子肉的照片。它们以无可辩驳的“眼见”来实践证明这些蛋糕称之为“栗子蛋糕”的正当性。

以称为“栗子蛋糕”了。问题是，奶油蛋糕上也能撒榛子、开心果、夏威夷果，它们似乎都比栗子高级、好吃，可为什么就是火不起来？难道都不好吃、都不高级吗？难道都不适合称为“榛子蛋糕”“开心果蛋糕”“夏威夷果蛋糕”吗？

情况恐怕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

其实，栗子蛋糕的原始范式，只是采用栗子做

凯司令跟他学艺并协助工作。后来，鹤鸣专攻造型，一鸣专攻裱花。“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再加老子坐镇指点，仿佛搓麻将，四人中有三人竟是自己人，那另一个人还有什么胜算？凌氏父子的蛋糕在上海滩毫无悬念地力压同侪。

1954年，中国外交部鉴于北京有关方面做蛋糕的水准与涉外接待的要求不尽匹配，遂邀凌鹤鸣、一鸣赴京制作蛋糕。兄弟俩想到，怎么才能使外宾体验到我们做的蛋糕并非完全照搬外国经典口味，而是既可口又具备一定的中国特色呢？他们便创意用栗子来做蛋糕——把刚上市的栗子炒熟，去壳剥肉，加糖研磨成泥，做成糕坯，再覆盖一层鲜奶或白脱。结果一炮打响，大受食客赞赏。兄弟俩把这个创意带回上海复制，以致“栗子蛋糕”上市时引起轰动，多次被评为商业部优质产品，成为老资格的上海名牌产品。1960年5月，凌氏兄弟赴京参加制作蛋糕比赛，勇夺全国第一。

栗子蛋糕

西坡

原材料来制作蛋糕的坯子而已。

在家里做过蛋糕的人都知道，蛋糕坯子要用到鸡蛋、黄油、砂糖及面粉等。面粉由小麦加工而成，是粮食，也是碳水化合物的大代表之一。而与碳水化合物有所交集

的东西多了去，如大米。不过，想用大米做蛋糕坯子得到的结果大概率会变成“崇明糕”。所以，尽管山芋、南瓜、芋艿、山药等富含淀粉，理论上都可取面粉而代之，实际操作中没有人敢试或试了根本行不通。

然而，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勇士总是有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经在德国人开的“飞达西菜社”打工的浦东洋泾人凌阿毛（凌庆祥）跳槽到凯司令，他以超众的手艺做出了不同凡响的蛋糕，闻名遐迩。为了保持竞争优势，阿毛让大儿子凌鹤鸣、小儿子凌一鸣辞职，到



边看边聊

我有一个亲戚，二三十年前，做过一次大手术，手术很成功，病灶被彻底切除。如果不是他身上留下的那块很显眼的疤，大概没人知道他曾做过手术。

但他自己记得。那块伤疤，不时作痛，令他无法忘却，也无法摆脱。每逢阴雨天气，身上的疤口，时而隐痛，时而阵痛；时而绞痛，时而又扯痛。去医院检查，却没有任何问题，病灶没有复发，愈合的伤疤也没有炎症。

老辈人说，这就叫作天阴。指阴雨之日，或换季之时，看似痊愈的伤疤，又

样，潜伏在你的体内。我的一个朋友，年轻时谈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幸福而美满，但幸福就在他毫不经意时却戛然而止——她的白马王子移情别恋了。这是个老掉牙的伤感情故事，但像很多痴情女子一样，她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在众亲友的劝导下，她总算走出了阴影，若干年后，她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恋爱、结婚、生子。日子不咸不淡，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年轻时遭受的那次伤害，被岁月彻底抹平了。

其实只有她自己知道，没有。她和现在的老公，经常会因一些看起来鸡毛蒜皮的事，发生激烈争吵。有些事，只有因为曾经的他，是这么做的，而现在的他，做法却有些不同。那么是她太矫情，还是旧情难忘？都不是，只是它触及了她内心深处最隐秘的痛点。没有人知道，什么东西，什么时

作天阴

孙道荣

骤然发作，疼痛难忍，等天晴了，或季节更替完了，但循环发作，没有尽头。

亲戚说，当年刚发病时非常痛，术后一段时间也很痛，但随着病灶切除，伤口愈合，那种痛慢慢就弱了，直至最后彻底消除了。换句话说，当时的痛，是一时之痛，虽然剧烈，但咬咬牙，忍一忍，就挺过去了。他绝没想到，病没了，痛却埋伏了下来，时不时地就跳出来，折磨他。最不堪的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发作一下，牵扯一下你的痛神经，让你重新体验一下那种苦痛。

很多时候，人们习惯于好了伤疤忘了痛，事实上，很多痛，是像作天阴一

候，会突然激发那些蛰伏在她心中的痛，让她抓狂。那些痛，一直没有解除，也没有消失，只待“作天阴”时，骤然爆发。

前阵子，受疫情影响，我们的生活有了变化，所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就像疫情总会过去一样，我们也相信，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生活终究将恢复日常，一切都会好起来。而留在我们身体和心里的痛，也终将结茧成疤，警醒我们，再也不要让类似的伤痛和悲剧重演。



梦回山野木屋（写生）
王文明

七夕会

人到中年，按理说应该达到“不惑”的境界，凡事都能够看开看淡，不再为某些困惑或者顾虑所扰。但是——是的，凡事都怕“但是”——近来我却越来越在意年龄的事，不喜欢听到“衰老”“年迈”之类的词语，甚至连“老当益壮”“大器晚成”等明显带着褒义的夸赞都听不得。

“你这是恐老。”爱人倒是一针见血。我忍不住点头，却又急忙摆手阻止：“不许说‘老’字！”

傍晚时分，在公园里锻炼的大多是中老年人，阿姨们穿着花裙子、舞动着丝巾跳广场舞，叔叔们则穿着宽松飘逸的白色练功服在一旁打太极拳、扶着健身器材扭腰踢腿。

虽然自认“上了年纪”，可对于这些“老年人专属”的穿戴和锻炼方式我丝毫不感兴趣。看来，自己还很年轻嘛！我暗自窃喜。

我拿出准备好的绳子和毽子，开始锻炼。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绳和踢毽子，曾经我靠着跳绳减重三十多斤，引来无数人艳羨。随着腿脚配合做出的“盘”“磕”“拐”“蹦”等动作，毽子灵动地上下翻飞，多么朝气，多么富有青春活力！

正得意间，一群女孩子经过，目光都聚集到了我身上。“踢得真好！”一个女孩子说。另外一个女孩子“嗯”了一声，接着说：“不过，这都是老年人喜欢的东西。”女孩子们纷纷点头，走开了。

我顿时沮丧万分，原来，老年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老年人的东西”，只是你一直喜欢的东西变成了“老年人的东西”。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过令自己开心的生活，管它老还是不老。毕竟，上了年纪还能有我这般“富有青春活力”的“老年人”也很难得哦。

七夕会

人到中年，按理说应该达到“不惑”的境界，凡事都能够看开看淡，不再为某些困惑或者顾虑所扰。但是——是的，凡事都怕“但是”——近来我却越来越在意年龄的事，不喜欢听到“衰老”“年迈”之类的词语，甚至连“老当益壮”“大器晚成”等明显带着褒义的夸赞都听不得。

“你这是恐老。”爱人倒是一针见血。我忍不住点头，却又急忙摆手阻止：“不许说‘老’字！”

傍晚时分，在公园里锻炼的大多是中老年人，阿姨们穿着花裙子、舞动着丝巾跳广场舞，叔叔们则穿着宽松飘逸的白色练功服在一旁打太极拳、扶着健身器材扭腰踢腿。

虽然自认“上了年纪”，可对于这些“老年人专属”的穿戴和锻炼方式我丝毫不感兴趣。看来，自己还很年轻嘛！我暗自窃喜。

我拿出准备好的绳子和毽子，开始锻炼。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绳和踢毽子，曾经我靠着跳绳减重三十多斤，引来无数人艳羨。随着腿脚配合做出的“盘”“磕”“拐”“蹦”等动作，毽子灵动地上下翻飞，多么朝气，多么富有青春活力！

正得意间，一群女孩子经过，目光都聚集到了我身上。“踢得真好！”一个女孩子说。另外一个女孩子“嗯”了一声，接着说：“不过，这都是老年人喜欢的东西。”女孩子们纷纷点头，走开了。

我顿时沮丧万分，原来，老年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老年人的东西”，只是你一直喜欢的东西变成了“老年人的东西”。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过令自己开心的生活，管它老还是不老。毕竟，上了年纪还能有我这般“富有青春活力”的“老年人”也很难得哦。

恐老

张君燕

李振是唐朝司空李抱真曾孙，祖居西域。他聪明好学，但科举考试屡试落第，转入军队，后被任命为台州刺史，上任前，浙江东南部有人造反，李振没法赴任，为之都内不已。

李振好谋略，苦于身处晚唐末年乱世。他途经汴州，顺便去见汴州刺史朱温，朱温粗鲁骁勇，以江湖豪杰自许，先参加黄巢起义，后又叛变归顺唐朝。朱温与李振一谈，发现李振有过人才智，视为奇才，就请他留下来当幕僚，后任节度副使。

唐王朝当时掌控在宦官刘季述等大太监手中，他们欲废唐昭宗，另找小皇帝更易摆布，便向割据一方的朱温求援。李振奉命到京城后，听了刘季述的想法，心中愤恨倍加，晚唐的宦官败坏朝政，使许多有才的读书人报国无门，他想到自己屡试落第，便当场痛加斥责，刘季述害怕朱温手中拥有重兵，只能唯唯诺诺。李振一走，刘季述便囚禁唐昭宗，推出皇

太子李裕当皇帝。李振汇报给朱温，朱温早就想废唐而代之，但一直在犹豫，李振为之谋划，并自愿再入京城，他联合宰相崔胤与大将军孙德昭诛杀刘季述，拥立唐昭宗复位。朱温之大喜，他事后对李振的谋略佩服得不得了。

一个书生凭其三寸不烂之舌，搞定了唐昭宗，朱温成了唐昭宗的头号大功臣。李振的表演才拉开序幕，他去青州劝节度使王师范率家人离职而去，并再三保证他与家人安全，王师范心存感激，翌日带全家人离开青州，途中被朱温将王师范全家70余口杀尽，连三岁小孩都未留下。

李振策划下，唐昭宗为朱温胁迫迁都洛阳，朝廷如同虚设，胆小大臣争相巴结朱温。朱温残酷任性，随意贬谪官员。李振对唐朝有功名的旧臣更充满厌恶，他颐指气使，以泄当年落第不平之气。由于李振是朱温身旁二

李振之泉

号人物，一些朝臣对他敢怒不敢言，私下称李振为“鸱枭”（鸱，古指不祥之鸟），李振闻知更觉恼怒，向朱温进言：“衣冠浮薄之徒皆朝廷难制者”，极力鼓动朱温对士大夫大动杀戒。

朱温此时对李振言听计从，况且他本来恶读书人久矣。当时朝廷要臣皆由朱温指定，柳璨及第不到四年，性轻佻，好巴结，朱温任其为相，另封张延范为太常卿，朝臣裴枢、崔远、独孤损等人反对，裴枢说：“张延范本以乐舞、戏谑为业，他怎么可以当太常卿？”朱温一怒之下将三人革职。朱温又任命吏部侍郎杨涉为相，杨涉与家人相对而泣：“祸将至矣，必累尔等。”

天祐二年，朱温敕令裴枢、独孤损、崔远七人自尽，李振命士兵将附合裴枢等三十多位“衣冠清流”带到滑州白马驿，一起杀尽。其中包括左仆射、右仆射、吏部尚书、工部尚书等各部



壶中书影

健康